

家庭相册

我母亲常说：“你爸爸这辈子，没享过一天福”。这句话概括了父亲艰辛的一生。

他出身贫寒，十几岁就在日本鬼子开的矿井下挖煤，挨过日本把头的鞭子。解放后，党把他培养成一名煤矿政工干部，又赶上“文革”，被戴上了“走资派”的帽子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。文革结束后，好日子终于来了，他却因为多年的煤矿工作患上了矽肺病和冠心病，他的晚年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。

在我们姐弟四人的印象里，父亲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严厉，而不是慈爱，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干部子女的那种“优越感”。在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运动中，为了给群众带头，父亲放弃了我大姐本应按政策“留城招工”的指标。当时年仅16岁的大姐流着泪被父亲送上了去往淮北建设兵团的汽车，那里被称为山东的“北大荒”。

大姐在后来的来信中描述着建设兵团的艰苦生活，母亲每次读大姐的信总是一边流泪一边数落父亲：“孩子生在咱家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！”父亲也老是那几句话：“当干部就得吃亏，谁让她是共产党员的女儿呢！”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“有权不使，过期作废”的话，很多干部子女都靠着老子的特权干上了理想的工作。我那当着一把手、大权在握的父亲，却很不近人情地告诫我们兄弟姐妹：你们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，谁也别想沾老子的光！

父亲在工作中的严谨也是有口皆碑的。一位老部下借调动之机带走了公家一台录音机，父亲发现后，竟然追到了人家的新单位，毫不留情地对那位老部下说：很多大贪污犯都是从贪污一点一滴开始的，我决不允许你在我眼皮底下犯错误。录音机追回来了，父亲却永远得罪了人家。



永远的父亲

□高伟文/图



父亲的一位老部下当了副局长，成了“上级领导”。一次，这位副局长到父亲所在单位检查工作，按规定是可以吃工作餐的，父亲却自己掏钱请了这顿饭，他还教诲人家：“你当了领导要带头反对大吃大喝。”

父亲还很热心公益事业，虽然离休了，单位的每次为灾区募捐都少不了他。交党费他总是最积极，他还经常打听如何为“希望工程”捐款。有一年，他在一家部队医院住院认识了一位叫于福善的解放军。这位小战士是沂蒙山区的，家里非常贫困，父亲便经常接济他。后来他转业结婚

有了孩子，孩子的名字都是小于请父亲给起的。

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天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也是我永远的痛。那天我在父亲那里吃完晚饭，临走时父亲问我：你的腰还疼不疼（我这几天正犯腰椎病）？我对父亲说不要紧了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这竟是我与父亲最后的语言交流。当天夜里父亲的冠心病又犯了，他终于没有战胜第四次心肌梗塞。在我的笔记本里，夹着一张“2000年4月30日”的日历，我在记事栏里这样写道：“我敬爱的父亲于今夜23时40分永远离开了我们。”再过20分钟就是我国第一个“五一”长假了，父亲那颗疲惫的心却在此时停止了跳动。他仿佛故意选择了这个时间离开，好让晚辈们在不影响工作和学习的前提下送他。

过去看电影，总有人对那些大公无私的老干部形象表示质疑：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吗？我父亲高焕良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，他就是这样的人啊。

一世从容

□李素珍文/图

奶奶的一辈子很坎坷，可很完美，那份完美缘于她的从容不迫。

奶奶18岁就嫁给了爷爷，此后多年一直随爷爷走南闯北，历尽艰辛，却一直干净利落，保持着优雅从容的生活习惯。从小，在我眼里，奶奶就一直是这样的形象：满头银丝，梳得光光净净盘成一个发髻，用黑丝网罩包住。一件深蓝色的对襟褂，一条黑色长裤，永远整洁，干净，不落半点灰尘。

奶奶说，在那些饥饿的年代，她从来不曾哭泣；遭遇土匪劫持，她镇定自若地说：“等我给孩子做完饭就跟你走！”最终土匪被她的气势镇住，悄然退却了。

奶奶家在郊区，小院仿佛是绿海中的一叶小舟。春末时节，梨花如雪，随风飘舞，带来种种花的芬芳。夏天，绿荫遮阳，撒下无比的清凉。秋天，果香四溢。即使是冬天，松柏也照样郁郁葱葱。小时候，我常坐在摇椅上仰望星空，听奶奶讲种种的民间传说，直到朦胧入睡。

奶奶的小院，圈里养着猪，



院里有鸡鸭，前边种果树，后边是菜园。清晨，白色、粉色、紫色的牵牛花露出笑脸。黄昏时分，向日葵低头思索，像个哲学家。

奶奶有五个子女，爷爷去世早，奶奶独守小院，哪儿也不去。她对我说，你爷爷孤单，需要人陪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奶奶老了。前年夏天，奶奶住进了医院。医生说，没啥大毛病，人老了，犹如机器，该停转时就自然停转了。奶奶对我说，生老病死谁人没有？你知道我爱干净。我走后，给我洗洗脸，换身干净衣裳，头发要梳得一丝不乱……

我照办了。奶奶临终前，对

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其实，我的五个儿女，都不是我亲生的……原来奶奶一生不曾生育，但悉心把爷爷和前妻的五个儿女抚养成人，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。奶奶去世时很安详，仿佛进入了世上最甜美的梦乡。

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常常想起奶奶。奶奶像面镜子，照出我人生的浮躁——为追逐名利而寝食不安，一点小事就耿耿于怀，难以消解。奶奶的字典里没有愤懑和不甘，一直安安静静地照顾一个男人，照顾一个家，一世从容。我想起两句话：“荣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。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”这是奶奶的真实写照。

副刊【情怀】15

工友情怀

美丽心灵

□张群文/图



1998年，我从师范大学毕业后走上幼教工作岗位，与我职场中第一位师傅——李茜相识。她仅仅年长我两岁，白皙的皮肤，一双明亮会说话的大眼睛，性格乐观开朗，在工作中像位知心姐姐，时不时地为我答疑解惑。

班上有位患自闭症的小朋友小安，他的眼神空洞而迷茫，仿佛来自遥远的星空。这位“来自星星的孩子”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李茜的心。小安无法像正常儿童一样和老师正常交流，他经常沉湎于孤独封闭的世界里。李茜主动请缨，她不仅没有冷落小安，反而对小安关怀倍至。她耐心地给小安讲故事，在相处的过程中，李茜发现小安特别喜欢看故事书，就自费给小安订阅全年的《幼儿画报》。小安沉浸于快乐的童话世界里，胖乎乎的小脸上渐渐浮现出了纯真的笑容。

刚刚走上工作岗位，职业的本能要求我尽快地进入角色，但

图片故事

三颗草莓

□刘亚华文/图

我小的时候，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那里的大山，把我们和城市隔绝成两个世界。

有一年的春天，村里来了个卖草莓的大爷。红红的草莓用大竹筐装着，一览无遗。可那时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它是像李子一样酸？还是像桃子一样甜？草莓是什么味道？我很想亲自尝尝。可几次跟母亲要钱，母亲说：“那东西太贵了，吃了又不能长肉。不买。”几块钱一斤的草莓，对捉襟见肘的家来说，的确是负担不起的，哪怕是买几个尝尝。

红艳艳的草莓，对半大孩子来说，太诱人了。那天，我们五个假装陪同卖草莓的大爷走路，他在前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两个在前面陪他拉家常，三个趁其不注意，偷他后面篮子的草莓。我第一个伸出手去，抓到两颗，赶紧往口袋里塞，后面的伙伴也不甘示弱，接两个、抓三个，迅速地塞进袋子里，老人在前面聊得火热，哪里知道我们使了障眼法。

老人走后，我们一人分到三颗草莓。五个人找了个空地，认真地品起草莓来。那味道真是好极了，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个，准备吃第三个时，想起母亲来，也想让她尝尝这来自城里的美味。

回到家，我将草莓递给母亲，她很惊讶，却没见她往嘴里塞，只

面临陌生的教育领域，如何迈出艰难的第一步成为工作中的掣肘。但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师傅，李茜毫无保留地将宝贵的工作经验倾囊相授，帮助我在职场生涯初期顺利启航。

杂乱无章与井然有序，束手无策与游刃有余，喋喋不休与简单明了，这就是我与师傅带班时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。师傅的教学方式灵活多变、童趣盎然，深受小朋友的喜爱。我也清晰地看到差距，不断努力改善工作方式，追赶师傅的脚步。

因为小班的孩子年龄较小，分离焦虑相应严重。每天早上入园时，有的小朋友会因为思念家人而痛哭流涕。班上只要有一位小朋友嚎啕大哭，其余的小朋友也会跟着一起大声哭闹，场面十分混乱。无奈，我只得向师傅求助。李茜不愠不火，她脸带笑意地演示手指操：“一个手指变变变，变只毛毛虫爬爬爬；两个手指变变变，变只小白兔蹦蹦蹦蹦……”夸张的语调，生动有趣的手指操一下子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，他们停止哭泣，和着节拍学做手指操。

一张老照片，一段尘封的故事。师傅美丽的心灵像一枚蓄满阳光的宝盒，它散布在尘世间的角角落落，像天上的太阳一样，无私地释放阳光。它不仅能带来温暖，还把开心、自信、幸福、执著的心态继续播撒给她的学生。



听见一声厉喝：“哪来的草莓，老实交待。”在母亲的硬逼下，我只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母亲气极了，拉着我就打。边打边训斥：“小时候偷针，长大了偷金。你这么点儿就不学好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”打过后，又拉着我去给卖草莓的老人道歉。回来的路上，母亲反复地唠叨：“偷是昧良心的事，做人清清白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后来，母亲拜托城里的亲戚弄来了草莓苗，她把经济收入不错的黄菜花挖掉，种起了草莓。识字不多的母亲又找人借来科技书，认真地研究起草莓种植技术来。第一年，草莓长势不错，但只长叶，果子很小。第二年，草莓个儿长大了，但很酸。到了第三年，我终于吃到了和老大爷卖的一样好吃的草莓。

后来，母亲把草莓种植技术无偿地传给村人。再后来，草莓成为我们村的支柱产业，为土里刨食的村民们增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，认识母亲的人无不向她交口称赞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母亲最初种草莓，只不过是满足她女儿的口腹之欲。而母亲也不知道，那三颗草莓给我的教训深刻，让我受益一生。朴实无华的母亲虽然说不出我家的家风是什么，但我却深信不疑：正直清白，即是我家的家风。